

策划人 陈 涌

中国历史上著名侠义事件

蒋 蓝 编著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侠士肯定是属于冷兵器时代的。这段历史十分漫长，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习性，形成一种定识：超人的胆识，强健的肌肉，高



强的武艺，即使存在无毒不用其极的谋略例如投毒、暗杀之类，在现在看来，从发生到结果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迟缓的，也就是说，设计出来的招术，没有超越对手产生

折骨为刀



反应速度的可能性，双方均有足够的时间来了结一世的恩怨。因而，一代又一代的侠士，把一种粗陋的铁血精神不停修炼，让一种难以令人置信的真实，修辞地渲染中成为后世为之落泪的神话。

古语里的侠，包括了『义』的范畴，私义、正义，尤其是包括了那种『留取肝胆两昆仑』的大义。



蒋蓝 编著

中国历史上著名侠义事件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折骨为刀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拆骨为刀：中国历史上著名侠义事件/蒋蓝编著. —重庆：
重庆出版社，2008.7

ISBN 978-7-5366-9727-0

I.拆... II.蒋... III.侠客—研究—中国—先秦时代～民国
IV.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64477号

拆骨为刀：中国历史上著名侠义事件

CHAI GU WEI DAO: ZHONGGUO LISHI SHANG ZHUMING XIAYI SHIJIAN

蒋蓝 编著

出版人：罗小卫

策划：陈涌

责任编辑：周世慧

责任校对：刘伟群

装帧设计：古亚东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：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双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瑞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双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销

E-mail: sazb@163.com 电话：023-81990167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13.25 字数：255千

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66-9727-0

定价：29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特别说明：该书在编排时选用了一些当代的画作和照片，因不知个别作者联系的方式，未能与作者一一联系。请画作和照片作者与双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系，公司将按出版社的稿费标准付酬，并致谢意。



侠士肯定是属于冷兵器时代的。

这段历史十分漫长，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习性，形成一种对侠客的定识：超人的胆识，强健的肌肉，高强的武艺，即使存在无毒不用其极的谋略，例如投毒、暗杀之类，在现在看来，从发生到结果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迟缓的。也就是说，设计出来的招术，没有超越对手产生反应速度的可能性，双方均有足够的时间来了结一世的恩仇。因而，一代又一代的侠士，把一种粗砺的铁血精神不停修炼，让一种难以令人置信的真实，在修辞的渲染中成为后世为之落泪的神话。鲁迅先生在抉心自食的苦痛中写下了《这样的战士》：“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；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佩着盒子枪。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冑；他只有自己，但拿着蛮人所用的，脱手一掷的投枪。”侠士在自己死亡之前掷出的投枪，霍霍飞驰于不义的魂灵之间，那狂啸着刺破空气与夜幕的声响，能够激活世界冰冷的血么？

我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一把剑。

书读得太累，就有一种拔剑的冲动。但我也仅仅只能把剑抽出一会儿，刺杀一番空气后，快快插回剑鞘。投笔从戎的书生，或一手执笔一手仗剑的文人，比如李白、辛弃疾等等，总让我感动不已。书生剑气，一直为我供给“活着”的血气。是的，我们有太多的话语一直处于图纸和计划阶段而束之高阁。目睹一些弱智与弱力的骨殖，轻易就被消费主义吞噬得无影无踪。我追忆那些回荡在冷兵器时代的热血，是以怎样的狂啸和公正，沐浴一代又一代的凡人成为英雄，然后静寂地视死如归……

古语里的侠，包括了“义”的范畴，私义、正义，尤其是包括了那种“留取肝胆两昆仑”的大义。所以，侠并不一定非要图穷而匕首见。而殉义与复仇，往往成为了践诺的异常艰巨的过程。学者们在钩沉鲁迅的复仇意识上，也许忽略了一根最尖利的刺。我意识到，在面对一桩道德含量极高的事件判断上，这就很容易陷入“自证自

【链接】
中国的刺客史……汉代以后，可歌可泣的事似乎不多。直到清末民初，才有新一轮的刺杀高潮，其时，正值无政府主义暗杀风靡全球，热血青年，奉为时髦。「断头台上凄凉夜，多少同侪唤我来」。我国留学生和革命党纷纷投身洪流（如徐锡麟、秋瑾和汪精卫）。现在的说法，是叫「和国际接轨」。鲁迅说，中国也有「脊梁」，他说的「脊梁」，后面的影子就是刺客（徐锡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乡），或如聂荣，属于抚哭叛亡的人。他的小说《铸剑》也是歌颂刺客。

——摘自李零《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——刺杀和劫持》

明”的怪圈。我赞赏鲁迅“一个都不宽恕”的态度，也赞赏印证者与之的对接，但这无需证明和推广。一个精神的秘密就像密电码一样，能够与之相遇，那的确是彻底透明的事情，血脉被咆哮的黄酒贯通，魂灵被硬得发痛的水晶朗照，那就不能说得太多，让秘密被曲解，也丧失了领受者的感动和悟性。在对待复仇这个问题上，是很可以看出端倪的。

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说：“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，春秋之大义也”，这就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层递的尊卑秩序，“天”被高悬起来，成为令独夫民贼也有所戒惧的信条。但在梁启超、鲁迅等人看来，这个层叠的结构却是错误的，并把传统精神引入到一种阴鸷的方向去了。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，上天还是那个上天，只是更换了代理人。这既为后来的朝代更迭留下了余地，也为频繁的天命转移限制了条件。今后无论怎样变异，皇权专制主义的政体及其合法性都可以一劳永逸。

一个被黑暗浸透的人，在黑暗彻底置换了他表面燃烧的品行以后，还会对他的内在行进不遗余力地改造。那种火焰式的单向度抗争已经注定不合时宜了，在光亮逐步的退缩之下，黑暗步步紧逼，将骨髓、魂魄全部渗透和发胀。在这个时候，黑暗以浓缩的形式，把急迫的燃烧对抗进行了全方位的置换，思想者由仇视黑暗，逐渐演变为对黑暗的依赖。如果缺乏黑暗的刺激，他甚至会去寻找黑暗，进行思想、人格上的无休止地自我折磨。当侠义者与西西弗斯的身份获得彼此认定以后，如果要解除这一身份和苦役，侠义者注定是要反抗的，他们绝对不会交出自己的苦难权力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作家残雪所说的“艺术复仇”也才成立。但是，鲁迅绝对不是一个仅仅讲求“艺术复仇”的人，应该明白，鲁迅是最鄙视当一般化的文人了，这种隔靴搔痒的东西，远不足以发泄他累积的黑暗之力！尽管只能以“纸上复仇”的形式来展现凌厉的词锋，这不过是他深广内在的冰山一角。思想的黑暗肯定不同于黑暗的



思想，用前者反抗后者，用前者来向后者复仇，甚至不惜伤及自己，毁灭自己！这种来自秘密盟约的召唤，必然会使思想者反感宽容，偏执的战斗，无休无止的搏杀，西弗斯从来就是以绝对的孤立来面对世界之血的，他根本无须什么帮手和道义的支持。禀赋越高，朋友越少。

就鲁迅后半生来讲，他一直置身在一种恩仇的奇怪混合气氛中。文人、政客们从他那里攫走了才学和名气，并利用这些光荣来达到一己的私欲。用诗人纪伯伦的话来说就是：“对这样的人我该怎么说——他借我的钱去买剑，又用这支剑来与我决斗？！”但鲁迅是强硬的，即使如此，他同样接受了对手挑战的白手套，他并不以为是对自己的亵渎，他甚至觉得，你来得正好！

在恩仇根源上，鲁迅认为，热烈的复仇精神才是中华传统的精粹所在。温柔敦厚的人受不了这样的偏激之论，认为鲁迅已经“走火入魔”。其实，缺乏偏执之气的

人，注定是弱智和弱力的，天才之花注定是偏执之刃上深刻的血槽。从源流上看，这样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。

除了来自“复仇雪耻之邦”的余脉，鲁迅与民国时代的一些大侠一样，很是推崇外国电影，他对前苏联的早期电影情有独钟，如《夏伯阳》、《复仇艳遇》（《杜勃罗夫斯基》）等。许广平曾回忆说：“至于苏联的片子，鲁迅是每部都不肯错过的，任何影院不管远近，我们都到的，着重在片子。”虽然，在当时很难看到这些影片，鲁迅先生还是想尽办法看了10部。尤其在他逝世前10天，观看了由普希金小说改编的《复仇艳遇》，鲁迅把它视为“最大慰藉、最深喜爱、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”影片，并向友人推荐“不可不看”。

梁启超先生十分崇拜墨子的人格。他自号“任公”，努力发扬墨家的根本精神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吃苦耐劳，不断奉献其才华和心血。有感于国人缺乏坚毅，为发

侠客行
李白作

赵客缟胡纓，吴钩霜雪明。
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
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
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
闲过信陵饮，脱剑膝前横。
将炙啖朱亥，持觞劝侯嬴。
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。
眼花耳热后，意气一怒生。
救赵挥金槌，邯郸先震惊。
千秋二壮士，烜赫大梁城。
纵死侠骨香，不惭世上英。
谁能书阁下，白首太玄经？

掘古代的尚武精神、刚性文化，他特在《〈中国之武士道〉自叙》中指出：“中国民族之武，其最初之天性也。”而“武”从来便是和“儒”、“道”、“禅”思想相辅相连，不可区分的。梁启超还提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牢记的概念——儒侠，呼唤一种持续的、锋利的、雄狮一般的敞亮胸怀。当时在清朝军校里，有一幅很流行的反清对联：“十年教训，君子成军，溯数千载祖雨宗风，再造英雄于越地；九世复仇，春秋大义，愿尔多士修鳞养爪，毋忘寇盗满中原。”这是来自“春秋大义”的，因为其中有“九世复仇”的古训，因此有人又说：“为国复仇，虽百世可也。”邹容在《革命军》里更是大声疾呼：“吾今与同胞约曰：‘张九世复仇之义，作十年血战之期，磨吾刃，建吾旗，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，以驱除凌辱我之贼满人，压制我之贼满人，屠杀我之贼满人，好淫我之贼满人，以恢复我文明文物之祖国，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，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，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。’”姑且不谈个中有些迷茫

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结，要把复仇像动词一样从中剥离出来，像一把利刃从腐朽的剑鞘里抽出，无鞘的利刃要成为复仇者的脊柱！

复仇乃春秋之大义！

准确地说，这种复仇是全方位的，它既是睚眦必报的，又是超越了一切个人得失的，甚至不在乎与所有阶级为敌。我们唯有在这种八面出击的战斗里，才可能领略活在思想者内心的黑暗之痛，当他获得淋漓酣畅的报复快感时，一方面是自伤的加剧，另一方面是那种黑暗的暴力正在掀起脑海的风暴，把复仇者撕得七零八落……

唯有在稍微平静时，思想者才开始着手清理一派狼藉的战场，他对复仇的依恋已经到达成瘾症状！

鲁迅在逝世前的一个月，写了一篇杰出的文章——《女吊》。这是他最后的与复仇精神的撕咬，再次申明“至死也不宽恕”的理念，颂扬上吊的女子“准备化作



厉鬼以复仇”。这是鲁迅在用尽匕首、投枪、甚至笔墨以后，所采用的一种极端武器——诅咒和冤魂的力道。这使得他今生的复仇理念在戏剧里获得了在来生继续战斗的活力，鲁迅与它们沟通、与它们交融，也就与中国文化中最有生命力、最有价值的一部分相遇了，在这个交接仪式上，他托付的使命既是自己的，也是秘密的盟约。从文本嬗递上看，《复仇（一）》、《复仇（二）》、《这样的战士》、《颓败线的颤动》、《铸剑》、《女吊》已经同他的复仇造像——战士、宴之敖、女吊逐一吻合；从外在形象上看，他被文人们赐予的荆冠“堂鲁迅”、“思想界权威”、“封建余孽”、“双重反革命”、“法西斯谛”等等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只能令他在仇恨的天空飞得更高。处于自由与暴力仅仅一线之隔的大限，他一个斜视的眼神，就将这一切囊括一空。

学者汪晖试图挖掘出表现得近乎失常的鲁迅的那种偏执、酷薄、多疑的秘密，

认为其复仇目的“看似私怨，实为公仇”。鲁迅不信任何思想或主义，只注意对手或其思想“跟权势的关系”。他的偏执，虽针对具体的个人，但更重要的是针对那“无限的重复和循环”的整个中国历史。其实，大可不必煞费苦心去论证这个问题，无论是私仇或是国恨，在复仇者心中，都是一致的——复仇的意识固然抽象，但仇恨的存在从来就是具体而鲜活的，它必须要有新鲜的血和痛来浇灌。在找不到对手时，“荷戟独彷徨”的烈士只能向自己下手了。在这种向度上，即使与所有人为敌，又有何惧哉？！

虽万千人，吾往矣！

孔子说得对：“复仇者不折镆干，虽有忮心，不怨飘瓦”……

人一旦到达这种地步，是根本不惧于声誉或者身体的消失的。被苦难召唤，被忧愁侮辱，他必须把这些加诸自身的东西还给赠予者。可是，在他尚未采取行动时，

累积的仇恨已经伸出了无声的倒刺，在心灵里稳稳地站得笔直，生根开花，耻辱记忆已经多得难以复加，只有通过复仇的管道，即使敞放自己的精血，也要赢得暴虐的胜利！鲁迅是承认这种残酷美丽的：“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，只一击，穿透这桃红色的，菲薄的皮肤，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；其次，则给以冰冷的呼吸，示以淡白的嘴唇，使之人性茫然，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；而其自身，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。”

复仇是没有“公”与“私”之别的，仇恨自然也无须阶级性。复仇在本质上是沉默无声的，在敞放鲜血的时候，复仇的情结一方面得以缓释，一方面又得到了强化。

记得戴名世在读《春秋》之笔记《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》里说：“今夫《春秋》之义，莫大于复仇，仇莫大于国之夺于人，而君父之死于人也。故吾力能报焉，而有以洗死者之耻，上也；其次，力不能报，而报之不克而死；最下则忘

之，又最下则事之矣。”

“恩仇是天大的事，岂能一笑泯之？！”

因而，那些目光和胸襟都十分“开阔”的人，那些高喊“带住”的自由知识人，一味攻击复仇者的“狭隘”，就应该明智地闭上鸟嘴——因为他们实在不配谈论仇恨的问题。诚如太炎先生在《再复吴敬恒书》中痛斥吴稚晖的话：“善箝而口，勿令舐痈；善补而裤，勿令后穿，斯已矣。此亦足下所当自省者也。”（载1908年《民报》二十二号）

——原载《四川文学》2006年4期，收入本书时略微修订

代序：复仇乃春秋之大义	1
拆骨为刀以及残肢令	001
曹沫开启的劫持和语言暴力	011
弘演纳肝的身体伦理	021
鱼隐之刀	027
托三尺之孤，寄千里之命	037
豫让的杀气	045
两个聂政	053
侠的两种风度：侯嬴与朱亥	065

目	西秦暗杀考	• 075
	“死士”投射在历史上的几条身影	• 095
	游侠：与皇权对峙的民间锋刃	• 107
	围绕赵盾的刺杀	• 119
	吴樾的暗杀时代	• 127
	捐躯报天下“公愤”徐锡麟	• 143
录	铁血斑斓彭家珍	• 155
	快意恩仇施剑翘	• 165
	附录一：权力毒药与身体之蛊	• 177
	附录二：侠士的激情	• 187
	后记	• 194
	参考书目	• 198



拆骨为刀以及残肢令

专诸、要离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、高渐离，就像一条条没有手柄的断刀，在全力递出去之后，就没有考虑收回。稳妥、保全、默生，绝对不是他们的事，那是儒生的事，是君子大人们的事。六人中，只有专诸、聂政手刃了仇敌；要离、豫让则以空前的忠义感化了对手或圣灵，对手竟然自杀或暴亡成全了他们的失败；只有荆轲、高渐离是失意的，他们在逼近始皇咽喉之际，命运使他们丧失了准头。某天，我突然恍悟到，这六人中，要离、豫让、聂政、高渐离四人先后毁容、自残，这犹如电光火石的一击，我似乎看到了蛰伏在他们的刀刃之后的，那比刀刃更为决绝的东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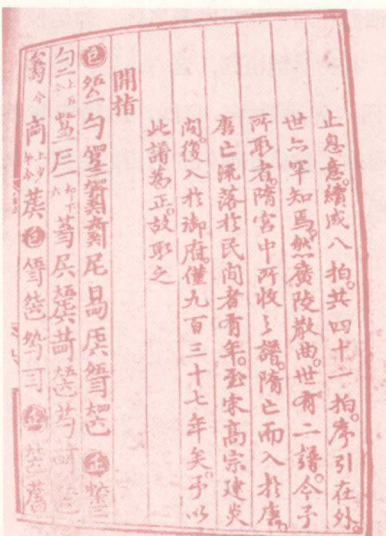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前，偶然读到泰戈尔的短诗：

“如果黑暗中你看不清方向/就请拆下你的肋骨/点亮作火把/照亮你前行的路……”当时猛然惊怵，如同冰碴在焰口飞溅蜡一般的水汽。此诗在中国的际遇十分奇特，俨然已经成为“拆下肋骨作火把”的思想家顾准的“专名”，是黑暗年代唯一的光源。比这稍早，1895年高尔基创作了浪漫短篇《伊则吉尔老婆子》。“丹柯”是伊则吉尔最爱讲的故事，“丹柯”用手抓开了自己的胸膛，拿出自己的心，把它高高地举过头顶，那颗心正在燃烧。整个森林突然静了下来，人们全都惊呆了。族人像着了魔似的跟着他。森林也被感动了，树木在他们的前面分开，让他们通行，而后又在他们的身后合拢。如此凌厉的描绘，为什么人们着迷于泰戈尔的肋骨，而漠视于高尔基的心脏呢？丹柯那

“不能够用思想移开路上的石头”的话语，石头一样敲打我们的现实。正如伊夫·克莱因迷恋火的感觉与神圣而进一步逼近火焰：“我坚信在空之心一如在人之心，有火在燃烧。”这样的火，已经退掉了“形而下”的焦灼与激情，遁入纯思的空门了。知识人喜欢，我则有些敬而远之。

时间如过火的灰烬，从来不曾让我想到复活，因为灰烬不过是火的睡眠。肋骨是顾准的，枪刺一般支撑喑哑的时代，火焰让暴力失去耐心。我感动，但无力在这灰烬里多想什么。

专诸、要离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、高渐离，就像一条条没有手柄的断刀，在全力递出去之后，就没有考虑收回。稳妥、保全、默生，绝对不是他们的事，那是儒生的事，是君子大人们的事。六人中，只有专诸、聂政手刃了仇敌；要离、豫让则以空前的忠义感化了对手或圣灵，对手竟然自杀或暴亡成全了他们的失败；只



◎《秋风秋雨愁煞人》，沈泊尘于1912年绘，表现了舞台上秋瑾就义的戏剧场面（左上）

◎蔡邕《琴操》（左下）

◎古代荆轲造像（右下）

要离一直是中国人「英雄情结」的杰出代表。《吕氏春秋》在讲述他的事迹后评论道：「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。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，可谓廉矣。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。」意思是说，要离很是了得，在利与义、廉与富贵的选择中，自己的耻辱记忆成为了他成就一世英名的动力。

有荆轲、高渐离是失意的，他们在逼近始皇咽喉之际，命运使他们丧失了准头。某天，我突然恍悟到，这六人中，要离、豫让、聂政、高渐离四人先后毁容、自残，这犹如电光火石的一击，我似乎看到了蛰伏在他们的刀刃之后的，那比刀刃更为决绝的东西。



西方学者Favazza在他的《身陷折磨的肉体》中将自残定义为：“刻意的、直接的造成对于身体的伤害，而这个行为的目的不是想要造成自己死亡的结果。”研究自残的学者都达成一个共识：自残是自杀的对立面。这固然是不错的，但按照西方的自残研究谱系，自残不外乎包括几个维度：文化认同性自残和病态性自残。第一类涉及到宗教仪式以及惯习。在特定的文化中，在体表打洞就是文化认同性自残。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驱赶体内的恶魔或使已经生气的上帝满意。第二类即病态性自残。由“利他主义的自杀”演化出来的利他主义的自残，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利己主义的自残，勉强获得了学理上的自治。手头可以佐证这个理论的例证，是北欧神话中的奥丁。

奥丁是亚瑟神族的主神，两次英勇的自残为人熟知。第一次是为了喝到智慧泉，奥丁苦苦哀求密密尔，为了喝到一口泉水，但代价是要奥丁的一只眼睛，奥丁取下自己的右眼抛入智慧泉内。奥丁喝到了泉水，得到无穷智慧。第二次是为了命运女神的一个预言，他把自己倒吊在树上9天9夜，最后树下浮现出了卢尼文字，卢尼文字是一种咒文，能显示无穷威力。奥丁后来把文字和诗仙蜜酒都传授给了人类。这就使我们发现，奥丁的自残体现了一种以小博大的计算，有胸怀祖国、放眼世界的气魄，更有“牺牲我一个、幸福千万人”的豪迈，这就是利他主义的自残吧。



在中国古代的烈女、贞妇，为了表明守节的决心，戒荤腥、服粗布、足不出户、蓬头垢面，在短时间内可以抹去二十年的韶华，甚至裁发、割耳、断臂、毁容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这在《列女传》中有大量记载，这可以算作利他主义的自残。至于那些为避免受辱而进行的自残，则既是利他的，也是利己的。身体毁了，但浩气长存焉。比起战争年代那些为逃避兵役而剁断手指或开枪自伤的男人，烈女们没有他们“聪明”，她们似乎都是卫道士培育出来的花朵，却比这些男人更有血气。

中国历史上最为凌厉的人物，莫过于聂政。聂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杀前对自己实施毁容的人。

聂政成功刺杀侠累后，眼见局势一片混乱，聂政血勇大吼，力杀几十人，随后自己用剑划破脸皮、挖出眼珠、割腹、挑肠而倒地。这不仅是一个为“知己”复仇的过程，更是用生命去实践侠义的举动——那就是一诺千金。这也是侠者的特异之处，必须排除亲情、至情的干扰，一旦决定把性命交出，就不会考虑收回！“臣所以降



志辱身，居市井屠者，徒幸以养老母；老母在，政身未敢以许人也。”“嗟乎！政乃市井之人，鼓刀以屠；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，不远千里，枉车骑而交臣。臣之所以待之，至浅鲜矣，未有大功可以称者，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，我虽不受，然是者徒深知政也。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，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！且前日要政，政徒以老母；老母今以天年终，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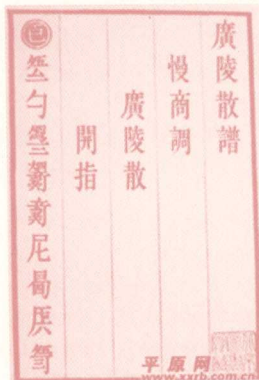
◎韩国画家笔下的荆轲刺秦图（左上）

◎聂政姊嫪，惧灭弟名。哭尸告吏，自杀轻生。选自《读史心得》（左下）

◎善本古琴曲谱《广陵散》首页。选自《平原晚报》（右中）

◎史记木刻版（右下）

《史记·表》中提到聂政刺杀事件时，仅一句：“聂政韩相侠累。”此处司马迁不提聂政的名字，而简略为“贼”，想来符合主流话语，明显带有贬抑的意思。然而司马迁却在《刺客列传》里，对聂政的事迹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。这一“正”一“反”的笔触，是否也反映了历史叙事的苦心呢？



将为知己者用。”（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）简捷的语言，朴素的语气，道出了一个血性男儿最真实的想法，一个侠客最简单的信念：“父母在，不许友以死。”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和严仲子，不惜“因自皮面决眼，自屠出肠，遂以死”。这不但体现了聂政的血勇，更体现了他的精明。自然，更让人感叹的是他的姐姐聂嫈：“士固为知己者死，今乃以妾尚在之故，重自刑以绝从，妾其奈何畏殒身之诛，终灭贤弟之名！”大惊韩市人。乃大呼天者三，而死政之旁。也许正是在一个纷乱的流血年代，产生了这样简单而决绝的人物，也让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得真实而简单。

在西汉时，割耳髡（lí）面就曾作为自杀方式而被民间继承，南阳出土的画像石对此提供了图像学证据。在我看到的画像石上，聂政右袒露出胸腹，左手掀衣，右手持剑刺入腹中。彭卫先生在对汉代的自杀现象进行讨论时曾指出：“汉代的‘自刺’就是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所描写的聂政‘自屠出肠’的自杀方式，类似中世纪和近代日本武士的切腹。”又说：“东汉一代再未见到自刺的例子，说明采用这种方式自杀已渐成绝响。”（彭卫《论汉代的自杀现象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95年第4期，第57页。）事实上，这种方式在东汉后并未断绝，到隋唐时期又频现于史籍之中。

问题在于，自杀的原因，毁容的原因都很清楚了，为什么聂政要采取“挖出眼珠、割腹挑肠”的独



特方式？这不是在增加自己的痛苦么？难道仅仅是毁容、自杀还不够么？他难道要把所有的身体之痛翻转出来，以血肉来“追还道义”？或者说，聂政是企图以无休无止的疼痛，还洗刷自己杀人的“污秽”？最后剩一具血肉模糊的躯壳，去盛满属于自己的忠义？！好在这样的“痛苦追加”不是个案，更为特殊的是要离刺庆忌。

几个月后，庆忌率兵出征吴国。要离与庆忌同乘一条战船。庆忌坐在船头，一副雄视古今的气势，“细人”要离独臂持短矛侍立其后。江风如刀，带着呼啸猛扑在脸颊上，让人心生寒意。风中蕴含凛冽的杀气，不但把要瘦弱的离吹起来，而且启动了那个玄铁一般蛰伏在心头的秘密。要离暴起，鹰一般打开了翅膀，劲风已经把羽翼吹得裂开，就像刀锋突然出现裂纹。逆风中的要离举起了短矛，穿透铠甲，扎进庆忌的后背。庆忌转过身来，好像没事似的，伸手就将要离倒提起来，抛向江涛。要离只好游回船边，又被他提起来抛出去，就像扔出一袋垃圾。如此三次之后，庆忌哈哈大笑，血顺着他的手臂滴在要离头上。他把要离提起来放在自己双膝上：“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刺我！真是罕见的勇士啊！但怎么可以一日死掉两勇士呢？还是放了他，我来成全他！”



◎武梁祠东壁画像（左下）

◎蔡邕《琴操》易县燕下都遗址。燕下都是战国时燕国都城之一，相传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、燕太子送荆轲去刺秦王都发生于此。

（右中）